

黃易

◎ 玄幻系列

魔族武林

卷一

魔
界
轉
生



黃易

魔族武林

卷一

● 玄幻系列

魔界轉生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玄幻系列·魔族武林

黄易 著

责任编辑 包晓泉

封面设计 张 峰

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:40 千字:7400

版 次 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套

ISBN 7-5363-3122-3/1·803* 全套定价:56 元(共四卷)

(14 元/卷)

其人其书

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，自创《异侠系列》和《玄幻系列》。以独特的笔触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，展示新奇的意境。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，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，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。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。如果说，在武侠文坛上，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曾“三国鼎立”，各成一代宗主，那么，在众多后起高手中，黄易一出江湖，便脱颖而出，在顶级高手中独领风骚。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，现时犹言之过早，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。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，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，也是始料不及的。

看黄易的书，有若跨越了的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。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（体能和智力的极限）。其丰富的想象力，不拘一格的布局，宏大缜密的构思，紧凑精妙的情节，峰回路转的结局，着着出人意表，使读者不忍释手，欲罢不能。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、多数作品粗制滥造的情况下，黄易小说的出台，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。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，更使热爱此道读者快慰的是，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，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，心灵不再寂寞。

第一章 魔王附体

一个无星无月的晚上，一个黑暗得深不见底的无边大森林。

朱五公子逃至这里时，已经筋疲力尽。

他身上无数伤口正发出撕心裂肺的痛楚，有的开始发炎、发脓、发蛆。已干的鲜血紧紧黏在破烂的华衣上，仍未凝结的伤口还在淌血，一滴滴滴在地上。

朱五冷傲的面如冰雕般没有表情，腰干挺得如枪杆般笔直，握着剑鞘的右手仍坚定如磐石。

他不动，像一条伏在石上的蜥蜴，仿佛与黑暗融作一体。

蓦地，一声少女惊呼，划破寂静夜空。

然后便是一片白影，在树林深处慢慢飘出来，是一个白衣少女。

只见她，长发披肩，眉目如星，脸露惊慌，一拐一拐的跑到朱五身旁，叫道：“快逃！后面有……”

后面有一头凶猛无比的吊睛白额虎！它正以惊人速度狂追着白衣少女。

白衣少女一把捉住朱五手腕：“快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吊睛白额虎已飞扑而至，血盆大口噬向二人的头颅！

突然，电光一闪！吊睛白额虎的动作停顿了，一切好象静止下来。

接着，白衣少女见到两条呈十字形的血线从吊睛白额虎面上慢慢渗出来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虎头爆开四溅，溅得少女一身

白衣全是虎血。

少女“嚶”一声，便已吓得晕去。

朱五继续静静的站着，好象完全没有移动过。他甚至没有看过躺在跟前的少女半眼。

他身前三十尺，突然响起一个嘹亮的狂笑声：“人道武林四大公子，赵四风流朱五狂，想不到朱五公子原来如赵四一样风流，临死还有美人相伴！”

树林周遭登时响起一阵轰然大笑，显然觉得首领的说话十分幽默。

朱五没有答话。他根本不屑和这些粗人说话。

首领还装作有风度地说：“朱五，你有什么遗言，快说吧！”

朱五没有望他一眼。

首领感觉面子有点挂不住，大喝：“敬酒不喝喝罚酒。兄弟们，上！”

没有人上。没有回应。树林一片寂静。周遭埋伏的人好象全数死光了。

首领狂吼：“你们全都死光了吗？还不快上！”

这时，一个温柔的声音慢慢地说：“对，他们全都死光了。”

走出来的是一个纤巧斯文的红衣少年，面色苍白如兔子，正用一条洁白的手帕抹着手：“一共是三十七个，要不要点点数？”

首领如见鬼魅般一步步后退，哑声问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红衣少年没有答他，只迳向朱五说：“表哥，我知你不屑杀这些粗人，我只好代你效劳了。”

“风翩翩！”首领瞳孔收缩，蓦地飞身扑向朱五：擒住他做人质，还有一线生机。

只见首领扑至朱五身前一尺处，忽尔在半空停顿下来，然

后平平地跌回地上。

朱五只是点了他的穴道，这些粗人还不配死在他手下。

风翩翩拍手道：“剑发无影，伤人无形，表哥你虽然受了重伤，而且三天三夜滴水不沾、粒米未尝，还有这样的功力，真令表弟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
朱五冷冷的道：“来，为你姨母报仇吧。”

“我是为你的妈妈报仇。”风翩翩温柔地道：“我会很快的杀死你，你不会有任何痛楚的。”

“电光一闪！朱五奋起剩余气力，作出最后一击！”

然后，朱五见到自己身上每处伤口都飞溅出腥红的血，全身气力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而风翩翩洁白纤细的五指已抓至他喉头。

朱五干得发硬的嘴唇笑了一笑，他知道，这个做了三天的恶梦立刻便会完结了。

风翩翩的右手已触到朱五的喉结，心中不知是唏嘘还是欢喜，蓦地见到朱五双目骤然变得似火般赤红，随即仰天发出一声狼嗥似的狂吼，风翩翩的五指却没半点停顿，瞬间已抓在朱五喉头，却觉得如触铁石，怎样也抓不住。

风翩翩大惊，本能似的硬生生后退半尺，一瞬间，电光一闪，总算是避过了开膛破腹之祸，但也已吓出一身冷汗。

风翩翩看着朱五，只见他披头散发，低头垂剑而立，喉头不停发出低唳声，浑身散发一股疯狂的剑气，杀气充斥着整个树林。

瞧见朱五血红的双眼，风翩翩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冷汗直由背脊升上。突然转身，用最快的轻功离开这见鬼的树林——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只是珍惜生命，嗅到了危险，当然要立刻离开。

朱五醒来第一眼，便见到一张充满盼望，焦切的姣好脸庞。

白衣少女正端着一碗参汤，骤然见到朱五睁开眼来，不禁惊喜交集，手一抖，整碗汤“哐啷”跌在地上，摔成粉碎。

白衣少女颤声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”

这是一间小小的木屋，陈凤极为简陋，朱五睡在唯一的床上，此外尚有一桌两几，其余什么摆设都没有了。

朱五看看自己的身体，只见满身伤口均被白布好好的包扎着，而且痛楚大减，看来伤口已然开始愈合。

好一会，朱五才冷冷的道：“我杀死了风翩翩吗？”

少女十分奇怪：“你有没有杀死他，自己不知道吗？”

朱五默然不语，慢慢挣扎着站起身来。

少女急忙按下他：“不要乱动，小心伤口。”

朱五冷然道：“放——开——手。”

语带命令，少女不由睡主地松开了手，朱五终于爬起身来，自顾拿起放在桌上的龙纹古剑。

蹒跚地走到门口，朱五才回头问少女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少女低头轻声道：“聂小倩。”

朱五点头：“多谢相救之恩，你的骸骨在哪儿？我会好好安葬你。”

聂小倩面色煞地变得惨白，“蹬蹬蹬”后退了几步，跌坐在床上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朱五没有答这问题：“你的骸骨在哪儿？”

聂小倩幽幽蹬道：“你怕我会害你吗？”

朱五的回答十分奇怪：“我怕我会害你。”

他颤巍巍地正欲拿开门闩，聂小倩忽地一把拦住他，有点

哽咽地道：“不要走！”

朱五一弯，已绕过聂小倩身后，拿起门闩，小倩却突地跪下，一把抱住朱五小腿，啜泣着说：“我求你！”

朱五冷冷地道：“你不怕我吗？我三天前杀死了爸爸、三个妈妈、外公外婆、一个哥哥、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，刚刚还杀死了——一个表弟。”

小倩望着朱五毫无表情的脸，不由得呆了：“我不信！我不信！”

朱五暗运内功，小倩立刻被震得如断线风筝般飘到床上。

朱五轻轻开门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多谢你没有趁我晕倒时吸干我的精气。”

小倩胸口不断起伏，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道：“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……的？”

朱五淡淡地说：“是人是鬼，我倒还一眼可以看得出来。”然后踏步走出门口。抬头望天，只见月明星稀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却觉天旋地转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双腿一软，又再昏迷过去。

朱五再醒来时，又见到泪痕犹未干的小倩。

小倩低声说：“你表弟弟没有死。他跑了。”

朱五又欲挣扎起来，小倩幽幽的道：“你还是不信我？你还以为我会害你？”

朱五冷冷的说：“只要我魔性再发作一次，你便连鬼也做不成了。”

小倩眼望大门，低声说：“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我反正很快做不成鬼了。”

这时，门外忽然响起一阵阴恻恻的声音：“不是很快，是立刻。我保证你立刻便会魂飞魄散，永不超生！”

语音未毕，一条人影已透过大门硬生生“穿”了进来，大门

却好端端的完好无缺。

小倩已吓得格格打战，一双手紧紧捉住朱五的手臂，朱五却是神色不变。

这时，人影已完“穿”了进来，是一个矮小干瘪、面容枯槁、白发披肩、身穿大红褂裙的老妇人。

小倩颤抖着声音道：“太……太君。”

太君尖声说：“小倩，你为了眼前这个俊郎君，连太君的话也不听了，是不是？”

小倩低头道：“小倩不敢。”

太君仿似足不沾地的飘近数步：“让我瞧瞧这俏郎君有多英俊？”

太君上上下下端详了朱五几眼，摇头道：“呸！原来是个病坏，我看他一副短命相，看来活不过今天啊！”

小倩霍地跪下，哭道：“求太君饶过他的性命，小倩甘愿再为太君做牛做马，赴汤蹈火。”

太君阴险地道：“不必忙，你很快便会赴汤蹈火。”

朱五突然开口：“老妖怪，滚！”

太君尖吼一声，血红的尖尖十指以人类难以想象的速度插向朱五胸膛，这次真的是快得如同鬼魅了。

朱五双目精光暴闪，拔剑，左右掌随着剑锋绕了个圈，鲜血染遍剑刃，整把剑泛起了诡异的红光。

他暴喝：“宝剑开锋，鬼神辟易！”回剑一圈，太君缩手不及，地上登时多了短短一截中指，随即化为一堆深蓝色的浓血。

太君断了一截指头，又惊又怒，望着小倩说：“好哇，小倩，你吃里扒外，竟然联同外人一起对付太君。”

小倩叩头如捣蒜：“求太君息怒，求太君息怒。”

太君尖声道：“你还记不记得当初，我收拾了你曝尸荒野的骸骨，还好好替你保管，是你主动说每天为我找一个男人给我吸精气的，太君可没有逼你！”

小倩没有答话，因为她已被朱五用掌风送至床上，一时还透不过气来，心中却乱如麻：“真是冤孽！那时他昏了，我为什么就是硬不起心肠送他给太君，糊糊涂涂的便把他带来这小屋躲起来，唉！”偷瞧一下朱五如同刀斧凿出来的深刻轮廓，正冷眼一瞬也不瞬地望着太君，又似乎为他吃什么苦也是值得的。

太君大声喘息着道：“小倩，太君整整一天没有吸男人的精气，好辛苦啊，不然早已杀掉这个打坏的小子，怎会反被他伤了，好痛呵！”

朱五杀气大盛，一步一步走近太君。

太君狂叫：“万鬼转体大法！”枯瘦的双手出招，狂风大作，四面八方竟然飞来了无数凶形恶状的游魂野鬼。这种万鬼转体大法，其实便是召唤游魂野鬼袭击敌人的咒法。

朱五默念抱元，心神合一，一剑挥出，剑气登时划破了整间木屋，走近的恶鬼都被割成碎袭。朱五心知重伤未愈，必得速战速决，故此一出手便是必杀绝招。

其他恶鬼见色不对，“呱呱”怪叫，迅速逃回树林各处，正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这时，被剑气划破的木屋才慢慢倒塌下来，太君乘着这机会，虚空一抓，小倩立刻被收回她衣袖内。

太君急速后退，桀桀笑道：“小倩，你的骸骨在我那儿，怎能飞得出我的五指山？”

朱五想也不想，立即展开最快的轻功，追赶抱着小倩的太君。

可惜太君如鬼魅的身形飘得实在太快，朱五纵使轻功卓绝，一人一鬼的距离还是越拉越远。

陡地，一道洪钟似的笑声在太君身前响起，太君急前的身形立刻硬生一顿，只见眼前站着—个身高八尺、手中拿着一只鸡腿大嚼的胖大和尚。

胖大和尚声音洪亮：“妖孽，你死期到了！”双掌轰出，掌心血红，赫然是只有正宗童子身才能修炼的掌心雷。

太君连忙后退十尺，避开这记轰天雷似的少林绝技，却突觉背后人气浓烈，回头—望，才赫然发现朱五已站在她身后不足半尺之处。

她大骇，猛地—记旱地拔葱，冲天而起，厉叫连连：“你们联手对付我，不公平！不公平！”

电光—闪！朱五直到此刻才出剑。他从来不背后偷袭，就算自己身受重伤，—样。

绿色的浓血如雨般洒下，太君惨叫—声，重重的挂在一棵大树干上，再“砰”地跌回地上。

胖大和尚惊叫：“剑发无影，你是朱五！”—惊之下，竟然连手中拿着的鸡腿也跌在地上。

朱五没有理他，只迳自走向太君，冷冷的道：“放下她，说出她的骸骨在那里，饶你—死。”

太君虚弱的坐在地上，食、中二指插入小倩鼻孔，大拇指则插入小倩的嘴里，有气没力地道：“别过去，否则我便—把吸干她的阴气。”

朱五冷冷的道：“放——下——她！”—步—步逼近太君，适才—剑，已使他开始愈合的伤口又再爆裂。这—仗，他必须速战速决。

突然，朱五听见背后—声暴喝：“禽兽，纳命来！”

一道红光，直从朱五背后袭来，朱五心念如电转：“避开，便会轰中小倩！”居然不闪不避，硬生生承受了这记重逾泰山的掌心雷。

朱五只觉眼前一黑，五脏六腑就象翻转了一般，身体每处伤口都在爆裂喷血，喉头一甜，张口喷出大蓬血箭。

待得他定下神来，眼前的太君和小倩已不知所踪。

朱五慢慢回转身来，一字字道：“你不杀她，竟来杀我？”

“朱施主，对不起。”胖大和尚突然合十鞠躬：“刚才突然施暗算，实在情非得已，皆因施主你武功太高，如不出此下策，贫增实无必胜把握。”

朱五只觉头晕目眩，气血不停翻涌，身体每分每寸都发出刺骨蚀肉的痛楚，腰骨虽然挺得笔直，双腿却开始发软。

“假如我刚才给你一掌打死，你便不用说这番门面解释话了。”朱五冷冷的道：“无敌和尚，不用改口叫我朱施主，像刚才一样叫我禽兽吧。”

难道这个和尚，便是嫉恶如仇、专杀奸邪、不守戒律，有少林第一高手之称，连少林方丈也奈他不回的无敌和尚？

无敌和尚潜运内力，袈裟和袖袍高高鼓起，活像个灌气的大皮球，怒声喝道：“朱五，不要多说了，你已经成为江湖人人得而诛之的经一号大禽兽，贫僧刚才放那妖孽就是为了要专心取你性命！你这种人，贫增根本不用和你讲江湖规矩，受死吧！”一口内家真气如有形利箭般喷出，正是少林七十二门绝技最厉害的“乾坤一杰喷。”

朱五根本无力招架、无力闪避，只是用不屑的眼神望着这位正在咬牙切齿、专门偷袭别人的“无敌和尚”。

蓦地，无敌和尚见到朱五双目霎时变得如血般赤红，面目亦变得无限狰狞，仰天长啸，震撼了整个大森林。

而打在朱五身上，钢铁能穿的“乾坤一杰喷”，竟然有如泥牛入海，除了在朱五衣服打出无数小洞外，根本伤不到朱五分毫。

无敌和尚骇然惊叫：“魔王附体，魔界转生！”现在，他终于知道朱五天潢贵胄，少年得志，为什么竟会做出杀父杀母的兽行了。

无敌和尚急速后退，同时打出掌心雷、乾坤一杰喷，身上袈裟如一张飞旋着的利盾，急转着插向朱五的胸膛，只盼能阻得这混世魔王一时，好让自己有更多时间逃跑。

无敌和尚一转身，正欲开始逃跑，赫然见到眼前站着的竟然便是朱五。

朱五兴奋地狂声邪笑，慢慢地举起长剑。无敌和尚知道，这一记剑劈下，带给人类的便只有死亡。因为，这把已不是人剑，而是魔王的盖世魔剑。

就在此时，天地发出怒吼，雷电大作，一记闪电砸在朱五身上，朱五全身一震，动作立时停顿下来，无敌和尚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用尽吃奶之力，施展平生最快的轻功，逃离这个魔王的魔掌。

轰！轰！轰！雷电交作，风雨如晦，滂沱雨点重重打在朱五身上，再沿着他的身子流到地上，朱五仿如未觉，一动也不动，似乎这个身体根本不属于他。

这个身体，此刻究竟是属于他？还是属于大魔神王的？

三

这是一座魔山，长年黑暗，不见天日，寒风蚀骨，四季如冬；毒瘴弥漫，吸者立毙；小桥下流着鲜血，处处满布尸骸，无数恶鬼的惨厉呼号，充斥在每分空间。

太君横抱着昏倒了的小倩，跪倒在一堆烂烂的、软软的模

糊血肉上，不断叩头道：“黑风山太君求见大魔神王！”

虚无的空间慢慢现出了一个“人型物体”，由淡转浓，看清楚，竟然是只人头鹤嘴、双脚如爪、背负双翼、人不像人、鸟不像鸟的怪东西。

太君叩头得更加剧烈了：“魔奴先生，小的有只美貌鬼魂，想进贡给大魔神王，做为第一百个姬妾。”

魔奴鹤嘴发人声：“你又惹下了什么麻烦，想大王为你解决？”

“魔奴大人真是料事如神，什么也瞒不过你。”太君道：“小的这位侍女，名字叫小倩，谁知竟为一位人间高手看上了，硬要抢去，小的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求大魔神王为小的找回公道。”

魔奴目光带些讥讽：“你宁愿把这小倩送给大王，也不给那人抢去吗？”

太君点头道：“小的对大魔神王忠心耿耿，有好东西一定会首先孝敬大魔神王。”

魔奴呱呱怪笑两声，目光灼灼望着太君的手，道：“你的中指是给那人斩断的，对不对？你想魔王为你报仇，对不对？”

太君大惊：“小的只是进贡姬妾给大魔神王，绝无他意！”从怀中掏出一个封着的大坛，也不知她小小的衣襟怎能装得下偌大的一个坛：“这是小倩的骸骨盅，请大魔神王笑纳！”

魔奴摇头道：“大王刚刚应了九十九年一次的天劫，已经肉身全毁了。”

太君惊叫：“什么？大魔神王死了？”

魔妈双目一瞪，吓得太君打了个颤，魔奴才淡淡道：“大王不是死了，他五天前已经找到新的肉体，九十四天后便可以魔界转生，重掌天地。”

太君道：“那么我……小倩……”

魔奴挥手示意太君离去：“你迟九十四天再来吧。”

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：“那为什么大魔神王要杀掉我全家人？”

原来不知何时，朱五已经来到，静静的站在小桥一角。只见他神定气足，杀气凌厉，显然功力已经完全恢复。

太君见到朱五，几乎连胆也吓破了，本能地后退几步。

魔奴首先叩头：“奴才叩见大王。”然后起身，冷静地道：“魔王六亲皆断！你既为他转生之体，六亲自当灭绝！”

朱五面色不变，慢慢的走到太君面前，电光一闪！太君吓得心胆俱裂，却见自己身子依然好端端的，原来朱五只是劈开了小倩骨灰坛的封要。

朱五抱起小倩，转身大踏步走出魔山。小倩悠悠醒来，见到自己头枕在朱五宽阔的胸膛上，一阵阵男人的汗气传来，不禁娇羞无限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魔奴叹息道：“这人好强的意志！大王的魔性压他不住，到今天还能保持自己的意志，真厉害！”

太君陪笑道：“但九十四天后，大魔神王借他身体转生，他还不是要形神俱灭！”

魔奴微笑不语。

四

血。

胭脂般艳的鲜血洒在雕栏玉砌的墙壁上，泼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嫣红水墨画，血渍犹未干，一滴一滴流成一条条浓稠稠的血河；流过坚硬雪白的大理石地板，妖艳、诡异、凄厉。

肉屑、残肢、内脏、黏着墙壁，黏着地板，没有一个尸体，只

有无数零碎血肉。

红白双映，血肉随剑光飞舞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绞得粉身碎骨。好快的剑。好辟的剑。

这里，不是人的地方，是魔鬼的地狱；这柄，不是人的剑，是诅咒的魔剑。

亲眼看见妻妾、儿女、家人，一个一个碎成血酱糜粉，朱老侯爷一套“天子剑”依旧法度严谨，一丝不苟，神情肃穆，一派名家风范。

火红的双眼，疯狂的嗥叫，朱五一剑一剑一剑一剑一剑，天地仿似鬼哭神号愁云惨雾，人间世绝没有这样可怖的魔剑，他，就是大魔神王的化身。

蓦地，朱老侯爷仰天哀声号哭，手上的乌金紫鳞剑发出一声一声魔鬼似的凄厉惨叫，尖锐的音波如无数利剑刺向朱五耳朵，紫鳞剑电闪般直插朱五咽喉。天子剑终极杀着——

神哭千里！

朱老侯爷刺出这必杀一剑，看着眼前疯狂的爱儿、疯狂的魔狂，面色如磐石不变，五十年的正宗内家养气令他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——从一刻钟前亲眼看见朱五挥剑把他亲生母亲朱老夫人劈成十七片后，朱老侯爷没有问朱五一句话。

问也没用。朱老侯爷知道。朱五魔怀已入心。朱老侯爷知道。为什么？朱老侯爷不知道。

龙哭千里！

恶梦即将终结。随着亲手刺杀亲儿、满地亲人鲜血骨肉而终结。

纵然五十年修为，朱老侯爷剑锋触及朱五衣襟时，亦觉一阵晕眩，五脏六腑抽搐剧痛，血气翻滚直逼喉头。

然后他便见到自己的身体：手、脚、心、肝、肺、一片片肌